

【30℃悬疑版青春】左小词 著

我名字叫蓝

的



我坚信我一直跳舞的人，从黄昏到黎明，从任何一个悲伤的当下到未来不可知的春日。
我亦坚信青春的抗拗即使盲目也为最强大的力量。
——送给在青春的转瞬间里迷失的我们



MY NAME
IS
BLUE

一张记载青花瓷不碎配方的羊皮卷
一段扑朔迷离的感伤身世
一个层层陷阱和恐惧中的另类青春成长故事

时间到底有没有不碎的青花瓷，不碎的爱情，不碎的梦想呢？

广西人民出版社

这的确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小说，作者的语言和小说的架构，都是新颖的，尤其是作者跳跃的思维和故事讲述的角度，都颇具吸引力。

——衣向东（作家，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

她的语言是一种晶莹而脆弱的蓝，有着忧伤和易碎的性质。在《我的名字叫蓝》中，左小词固执地用它来建一座爱情和梦想的塔，通往这座塔的路上充溢着追问与悬疑……

——李浩（作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逆境中的坚韧和天性，在风中擦亮了火种，将所有的文字点燃。每一个字都燃烧得痛楚、忧郁、秘密而自伤。

——见君（诗人，著有诗集《隐秘之罪》、《无望之望》）



上架建议 都市/青春/畅销

ISBN 978-7-219-06698-0



9 787219 066980 >

定价：20.00元

左小词 ●

我名字叫蓝

的

WO DE MINGZI JIAO LAN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名字叫蓝 / 左小词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19-06698-0

I. 我… II. 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31671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项目策划 郑 洁
责任编辑 郑 洁 陈 静
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
美术编辑 梁殊萌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698-0/I·119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001

第一章 莫洛的连载小说 / 004

第二章 索萧木的悲伤 / 018

第三章 传说中的梨枝镇 / 058

第四章 索青的把戏 / 090

第五章 那云浓深处 / 105

第六章 尹跳跳版本的《青瓷舞殇》 / 121

第七章 不安生的第四夜 / 137

CONTENTS

第八章 一次交易 / 153

第九章 青花瓷梦 / 167

第十章 重返梨枝镇 / 190

第十一章 突然眷顾 / 229

第十二章 羊皮之上的不碎青花 / 244

第十三章 暗晓 / 259

第十四章 我们还是在荒原上行走 / 266

{ 楔子 }。

七日谈



少年唱青花。

书载：青花，即白地青花瓷器，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的。

又言：青料中极名贵的一种叫“苏麻离青”，是英文“smaic”的音译，意为一种蓝玻璃。它的优点是绘出的青花呈色青翠浓郁或靛青泛紫，外观浓重艳丽，通体明净素雅，但时有黑色斑点。

有人称其为生命体上的“铁锈斑痕”。

男子收藏了一些青花瓷碎片。无论便宜的，或是无价的。

她说，珍贵的东西往往最容易破碎。生命如是，爱情如是。

他说，为什么不学着粗糙点儿？

贰

“稚子嬉游，天真可爱，仿佛时光倒流，儿时复届，童年情景，憧憬胸怀。”一句对婴戏纹的简单描述，不知说者为哪个，却是撩人心思的。

这些日，端详一件描绘了婴戏图案的精致青花瓷碗。

面对旧物，陷入空明的感伤。

恍若旧梦重回。

稚年童颜，一一逼近。

叁

哲人说一棵树想要抵达天空，就必须进入最深的土壤，它的根必须进入地狱，深深地进入。只有这样，树枝、树顶才能到达天空。树必须接触到两者：地狱和天堂。

而人类，也必须依靠某种方式，到自己最内在的核心里面同时接触上帝和魔鬼。

肆

我坚信我一直跳舞的人。从黄昏到黎明。从任何一个悲伤的当下到未来不可知的春日。

有人告诉我你的鞋子丢了，我说它在，在心底。

我亦知道青春的执拗即使盲目也为最强大的力量。

伍

体验无法传达。

有月的夜晚，心事步步澄明。我们从植物中分离出来，学会了退步生长。

翻开的书章，博尔赫斯说着上个世纪的情话：

家具和镜子都不复存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她肉体的形象。

陆

多年以后，你终于明白那副神秘的塔罗牌只是你自己内心的布阵。说到底这世界上，可压迫可战斗的也不过是一个人的欲望。

柒

纪念。30℃，悬疑的青春。

也许温度刚刚好。

微凉的秋色。

似某些碎片。昭示：

情，爱，生，死。

与挺直脊背的生命延续。

漫游的人，你是谁？我看见你踽踽独行，没有嘲笑，没有爱，目光深不可测，像一个线锤那样湿漉漉的，显得悲伤不已。刚刚探测过每一深度，从水中拉上来，一副不满足的样子——它在水下要寻找什么？

——尼采

第一章 莫洛的连载小说

1

我叫莫洛。

我是一个无聊的人，会无聊到什么程度呢？望月伤怀？对花叹惋？否。我的无聊是极端的。你无法想象的。但是，你一定也有过。

你该相信你自己。

初夏，我跟一株恰特草一样开始了生命的征途，那时候我向往的蓝天白云和二十年后我理解的蓝天白云应该不会是一个样子的吧。权且容我——一个将去之人，说出心里话：

我浮躁。我累。我厌倦。

甚至我可以无休止地诋毁我自己，但别人不能，任何人都不能。这好比我在或盛大或单薄的赞誉跟前口口声声说我是个无用的人，而背转身

后，我会递给自己一杯荣耀的美酒。我说，干了吧，你看这个世界不过如此，骄傲也不过如此。

哦，说到哪儿了？恰特草对吧。你，不晓得恰特草吗？那好，我可以不惜大段笔墨地来复述给你。这一切，跟异域有关，跟流浪、痛苦有关。你真的有必要在读我的故事之前了解它——

神秘的恰特草。

那时候，我跟母亲——一个骄傲的华贵的中国女人（但后来却是落魄的孤寂的，因为没有了根），乘坐很窄很脏的船只到了另一个大码头，之后她因我哭闹给我吃了一些药片，她笑着说，我的乖等你醒来我们就到天堂了。然而事实是，我醒来后我们依旧挤在一只狭窄腥臭的木头箱子里，母亲怕我再哭闹，就又给我吃了一小片药片。这次我睡得安稳，中间偶尔醒来她就喂我吃她的乳，然后我继续迷迷糊糊地睡，再然后转乘客机，再然后就又迷迷糊糊地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好像很多天的样子吧，反正我真是迷糊的，一直到她用凉水拍我的额头、腋窝，我才醒来。我被这突然浇灌而来的凉水（其实现在想来那水的温度应该不低）激得发抖，心中的惊恐远远比身体的不适更甚。母亲说这里永远没有寒冷了。说话时她的眼神里有着我看不懂的茫然与深沉……

苦难的时光过得总是很慢。然后等我长大了几岁，我才明白我们到达的这个所谓没有寒冷没有痛苦的地方并不是母亲口中所念叨的天堂，它只是我们误打误入的处处充斥着热气流的贫瘠的非洲土地。

唉，人生就是如此不确定吧。后来母亲也说，上天每一次的安排都是一次有预谋的误差。但上天从不承认它的错误，它只让人低头认错。然而母亲没有。母亲说，活下去就是了。

听母亲讲完这些时，我刚刚六岁，是尚能保存记忆的年龄。于是我便成了一具有着呼吸和情绪的摄像器材，对各种色调我都充满了好奇，我不停地让我那小小的头脑记录下每天的见闻，也记录着每天母亲脸上所呈现

的表情。我惊奇地发现，我十岁生日那天，母亲哭了之后，就再也没笑过。她的脸孔已经日渐枯槁。这是令我恐慌的。我无力表达情绪，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躲避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咀嚼那塞满了口袋的恰特草。

对于恰特草我跟它的关系一直很亲近。因为起初，母亲和我刚一落地到埃塞俄比亚时，母亲就寻到了一个给人种植恰特草的活计。那户人家经济条件不错，他们之所以肯收留像母亲这样来历不明且拖带着一个孩子的外国女子，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神告诉他们，要善待异乡人。这些信徒们，一生都在求缘欲做下一个守柜人。你问什么是守柜人？这还要牵扯出一个传说故事来。这样说吧，在一本记录了英国考古记者九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探险之旅的书——《寻找失落的约柜》（《The Sign And The Seal》）里有段描述，我可以念给你听：

失落的约柜是圣经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对于信徒们来说，约柜里装有上帝与人类的终极连接。《圣经》里也多处记载了它的巨大威力：夷平高山，摧毁军队，灭绝城市等等。然而，3000年前的某一天，约柜从所罗门圣殿里神秘地消失了，从此成为考古史上最大的悬疑。

另有网载：

埃塞俄比亚的信徒们坚定地相信这件圣物一直存放在自己的国家。在阿克苏姆的圣玛丽教堂，一位护卫的修士用一生的时间，寸步不离地守卫着这个圣物，而他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接触到约柜的人。当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将得到上帝的旨意，找到另一个约柜的守护人。

你瞧，信仰这东西，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我崇尚有信仰的民族。

哦，还是从母亲初来做工时说起吧。母亲告诉他们自己是如何被骗到此地的，母亲说本来讲好的给蛇头钱，蛇头就让她到一个富裕的国家做工生活，但是蛇头违背了诺言，他把她们装上箱子贴上出口海货的封条，然后这些箱子就分赴各个不同的方向。他给她们办了假劳工签证，打幌子，走暗道，下船，上飞机，一路输送至非洲。也所幸她机灵，在关键时刻能清醒过来，及时逃离了魔爪，否则她真不敢想象被抓去后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她才知道她和几个相貌姣好的女人是被当做女性特殊服务者输送到非洲，给那些在非洲发横财的中国或者日韩老板做取乐工具的）。

信徒们听不懂她口若悬河的讲述，信徒们只是看到了她的眼泪，还有我偷偷扮起的鬼脸。他们点头，摇头，带母亲到大片的恰特草地，比划着示意母亲以后在那里的庵棚住下，要干活工作。母亲感恩不尽，用她蹩脚的英语告诉他们自己的感谢。

而这大片恰特草不同于一般田地里的恰特草，它们是贵族物种，具有比较稳定的回收渠道。母亲说她丝毫看不出它们有什么高贵之处。

好吧，言归正传，我该告诉你们恰特草这种东西的属性了。

恰特草，英文名为 *Catha edulis* Forsk，也有人叫它阿拉伯茶、埃塞俄比亚茶，是一种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能提神醒脑、减轻疲劳。就像中国人爱咀嚼茶叶一样，埃塞俄比亚人也分外喜欢生嚼恰特草。

长期咀嚼恰特草会上瘾，尤其是对体质敏感的人来说。我就曾一度沾染上了它，且长时间戒不掉。它在我的口腔里散发出一种诡异的酸涩香气，会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还是幼年年龄的我不能征服的事儿，也没有我不能克服的困难。可药力退下来之后，我便变得絮絮叨叨，我会十分沮丧，甚至是万分的沮丧。我爱它，恨它。它完全跟大麻、烟草一样，诱惑力强悍，如果你曾经亲近它，那么你便不能轻易地戒掉。我还听母亲讲，它秉性霸道，凡是种植过它的土地如果再种植别的作物收成则会很差，因此人们也只得把此地块儿留给它独用了。

我如此依赖它。母亲说你啊你，然后就用皮带抽我，她实在是怕我长

此以往会厌食，免疫力会下降，从而感染各种奇怪的疾病。我一直记得那条细软的女性专用皮带，像蛇一般，舔过我干燥的皮肤的感觉，很爽……嗯，扯淡打住，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叫莫洛，具有不平常的身世，五岁颠簸到非洲，十三岁才得以返回中国。

我十三岁到十八岁期间的经历更是你无法想象的，但这不是重点。任何苦难都不会是人生的重点。那么你肯定会质问我，你说，你说重点是什么？好，我告诉你，重点是爱情，是梦想。当一个人开始爱、开始奋斗的时候，他的生命才是丰盈的鲜活的，之前枯槁如死水。当然你未必适合于这样的比喻，也许你那段岁月是净水，或者静水也未可知。

就在二十一岁那年吧，我恋爱了，爱上一个命中注定不会属于我的人。但这种感觉却是如此奇妙，从我看到那张恬静的面孔开始……

也许莎士比亚那老头说得很对，要和一个男人相处得快乐，你应该多多了解他而不必太爱他，要和一个女人相处得快乐，你应该多爱她，却别想要了解她。而我的爱情错就错在我对她过分的了解上。那真是陷阱，巨大的，让我看不见光明，充满了新鲜荆棘的。它带来的绝望绝对与从小母亲给我讲述的莎士比亚的悲情戏剧不同。

我是听着莎士比亚的戏剧长大的，这使得我这个小流浪儿，头脑不至于过分干瘪以招人憎恶。这得益于母亲，她一直是一名面貌姣好身材姣好唯独命运不济的话剧演员，她精通所有的莎翁剧本，且倒背如流。这在流浪非洲的日子里，成了她和我，我们共同取暖的柴火。至此，我想告诉你，无论你是一个众人眼中的下三烂小混混，还是他们膜拜的君王，你都不能脱离书籍，不能脱离经典，否则你将比枯萎的恰特草强不到哪儿去。好吧，我不标榜我的思想有多么非凡了，我该要说到我的愿望了，那个卑微的接近深蓝色的愿望——

写出一部故事，在将要离去的时日。

以献给我半边苍白半边妩媚的青春。也许还可以给各种名义下的爱赋予一个名正言顺的交代。

诚如我的偶像莎老头所言，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要让冷酷的命运窃喜；命运既然来凌辱，我们就应该用处之泰然的态度予以报复。

报复……哈哈，这两个字让我有说不出的快感，像穿了紧身牛仔裤后那来自生殖器官的摩擦。

我似乎又跑题了。我个人认为人生就是一项大的跑题活动，常常既定目标，却不由得中途转向、转位。那么就索性走到哪儿是哪儿。现在暂且来说说我将开工的小说。这——讲故事的事，向来比较虚幻，跟庄周的蝶一样，让你分不清谁在谁的梦里面，谁在谁梦的外面。或许更像你曾经混沌过的日子吧。

哦，我想好了它的名字——青瓷舞殇。那么以上我的这些语无伦次的废话，就当做《青瓷舞殇》的序好了。我对找人写序不感兴趣，太浪费时间和金钱。重要的是，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想我不过是要讲一个故事，我想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嗯，真的如此简单。起初我还担心，我把它们写到纸片上会不会被风吹散，从而失落呢？但幸好有互联网，也正好有这样的便民网络。如此，它给予的自由与博大，足以让你遇见我。哦，不，是遇见我的故事。我说过，我累，我厌倦，但对这个故事除外。

2

2008年9月7日 晴

日记：

今天，我在新浪、天涯开博了，我喜欢这里。

据说这都是挺大的能影响大众喜乐的门户网站；据说来这儿的俊男善女大多会把文字当成一种未曾实现的梦想来膜拜；据说它容许斗狗，容许骂鸡，容许自嘲，容许同志，容许将一个人或一群人自恋的过程做成华丽的MV奉献出来，甚至容许畸形，容许巨大，容许侏儒，容许自然界一切可容许之物。

不过，世事纷扰，烟花湮灭，这都将与我再无瓜葛了。我关心的只是，在将尽的日子里我可以祭奠些什么。

3

2008年9月10日 天空很蓝

日记：

最近几天我老想我的母亲，还想她的那个梦。

她说她总是在有雨水的夜里做梦，且是同一个梦。这个梦，干净得很，却又折磨着她的神经。因为她无法明白为什么要数十年做同一个梦呢？这蹊跷得很，也诡异得很，让她，一个无神论者无所适从。

其实你知道，在中国，但凡受古老民风侵袭的人，都对神灵有所敬畏。在他们心中，神是一个支撑，是一个善恶的评判，更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教赎自我的方式。像天主教的忏悔形式，也像耶稣所言“你若求告上帝，上帝就饶恕你”的教条。

母亲不信神，因为她说她在无数个苦恼的深夜向神灵求救的时候，神灵都不在家。他们的远游，造成了母亲对此的疏离。但现在母亲说不清楚了，一连数十年，一个相同的梦纠缠了她数十年，这要如何解释？

她浑身发抖时，我就企图拥抱她，可我的身体她不接受，她只接受雨水。她会跑到雨里打滚，咆哮，嘶喊，甚至发出动物般的哀鸣。我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然后我就流泪。你能想象一个男人流泪的样子吗？确实很不爷们。不过任何男人在面对自己的女人时都会有不爷们的一面。所谓自己的女人，一生也就只有两个，一个是给自己生命的那个人，另一个是给自己爱情的那个人。

母亲长得实在好看，这足以让我漠视其他女人。母亲说这是一种病，她不希望我沉溺于她构建的小世界。她要我离开她，于是我就出来了。从家乡到北京，我赤手空拳而来。

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很担心我。

昨天下雨，我一夜未眠。我给小天打电话，她没接。她是一个好女孩，与我和我母亲收留的小野猫一样的女孩，骨子里充满了叛逆，在人前却活得很低眉顺目的。她曾经答应我，会好好照顾我母亲，可她竟然没接电话。她怎么了？突然，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觉得她死了。

这个预感很糟糕。我顿时仇恨起自己。我以为这是我对小天的诅咒。若她真的死掉，那也是我的过错。我在有雨的夜里，对着南方说了不吉利的话。

那么我的母亲呢，还在做梦吗？那个梦，那个糟糕透顶的梦！该死。我实在闷得慌，我想给你讲讲我母亲的梦，如果你认真听了，你就帮我想想此梦隐藏的玄机吧。

母亲说梦里是一个高高瘦瘦、温文尔雅，穿着一身月白色上好绸缎长衫的男人。那男人左手腕佩戴一根类似绳索的镯子，他喜欢抖动肩膀，喜欢抖动他印有花纹图饰的衣裳。母亲仔细看了，图案很清晰，是一对清朝时期的青花日月盅。青花日月盅？当时我很好奇。是的，母亲告诉我，日月盅是清朝青瓷中的珍品，可谓绝妙之作，敲日盅则月盅鸣，敲月盅则日盅应，它们呼应唱和，像是有灵性的雌雄二体。她还说日月盅的胎极薄，赛纸张，因为这份“薄”，制作工艺就复杂了，尤其是配方，更特别，并且配方里的几种原料混在一起会产生剧毒，烧制者轻则神经错乱，重则丢失性命。

想来日月盅一定绝美，也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我质疑，母亲就笑。她笑起来的样子比她安静时的样子要好看很多倍。远远地，就像婉约、绚丽的雍正青花，又似沉郁、清激的永宣青花。

至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女人的美是需要日月润养与风霜锤炼的，尤其是中国女人。如瓷器，在出窑时，它只完成了它的形和质，它的精气神非窑洞所能给予。我坚信。

然后午休时，我也做梦。我觉得一个老是做梦说梦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对灵魂有所忠诚的人，至少他不放弃任何一片思维活动的碎屑。哪怕它一钱不值。我的梦不是